

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序

臨川先生、應廬岳之霄鈞
骨濯紅泉之靈灝、遊清高厲
少振發乎純英、醅醴玄齋、搃
味滋、拏氣、毋極、命草木振採

苞符鮑參軍
霍藹文場
允資健翮
陸平原
龍駑夢海
不假崩雲
既體會
夫風騷
自妙詣
夫鍾律
三都誠
麗猶徵
夏鼎
於上林
九辯已
闕膏潤
春歌於

下里觀其史玄並作雅寔不拘
負珠緇貝以扶光觸石隨山而
注委磳礧相獵之盛頌昭駁
安之雄斯亦擲地為鏘雕章
成虞矣若乃通諸國體刺達樞

月二
宜屬初興事之有端覈實契
本之多致直氣盈包乎古義
峻標六削於濡籤故能仁愛智
輿足言志欽還奔放解釋
牽拘由八觀以證一匡即十難而

淹士略舍今古之制扣官徽之
聲藻火象披不潤補綴車
攻徒御豈失馳驅匪借名法以
申言雖肆滑稽而皆道時
復金抵度雁玉茗流薦句閑

芍藥之花也掛葡萄之樹咲
閃電女適報曉投淚滴泉姬
微看珠暈莫不接迎張祐橋
融李暮忽從聲俗狂醒之
中醒紅夢枕清冰之法萬子

說偈一二寓言要以源接肝江
驅百川而入海席分紫柏起
三乘以安禪故單思不數王
何而機捷每先曹洞晝夜齋
視暄涼等情閑世觀生守惟知

白陵祠蕭漢忠興嘆於北門瘴
嶺流離及寄懷於南鄭貴
生院裡亥鵠方為好音君子亭
前植蒿蓬為美箭歸來柳
色恍如槐棘春風老去尚衣

更喜爛班朝
嘉迨孺慕極
於死孝而歸
全不欠達生
相騎
蜚蝶以飛
朗還星辰之
位重
泉可作九派
難追輟斤慟
於莊
生聞笛哀如
向氏惟韋音
徽如

在約復縑素頻通摩娑吉光之
裘時雨之秘飢渴縑緇之襲連
城未償猶子於茲頗帶風好
邈搜也採短什長行勒成琬
琰之章庶復雅頌之所猶頌

羽陵小酉之策盡出入間將以
山木澧蘭之思生諸公子務使
經緯昭回光岳肆莫豈止懸
金秦布刻石漢京是非未定
於陳王離合猶傷於平叔哉

天啓改元清和朔旦吳興後
學韓敬謹篆

王荅堂文集目次

卷之一

奉別趙汝師先生序

蕪湖張令公給山北上序

壽方麓王老先生七十序

章本清先生八十壽序

張洪陽相公七十壽序

代

文

目錄

一

李敬齋先生七十序

壽趙仲一母太夫人八十二歲序

有歌

賀馬母王恭人六十壽序

有歌

卷之二

吉永豐家族文錄序

周青萊家譜序

大司空心吾張公年譜序

睡菴文集序

騷苑笙簧序

滕趙仲一生祠記序

趙乾所夢遇仙記序

劉氏類山序

雲聲閣草序

易象通序

劉大司成文集序

卷之三

趙仲一鶴唳草序

滕趙仲一實政錄序

文

趙子暉眩錄序

趙仲一鄉行錄序

太平山房集選序

調象庵集序

祿宏先生戒殺文序

光霽亭草序

張氏紀略序

蘭堂摘粹序

趙然樓集後序

卷之四

李超無間劍集序

耳伯麻姑遊詩序

學餘園初集序

太學同遊記敘

二周子序

儀部郎蜀楊德夫詩

序

吳越史纂序

岳王祠志序

春秋輯略序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如蘭一集序

讀漕撫小草序

岳陽王氏宗譜序

義墨齋近稿序

文

目錄

三

朱懋忠制義敘

卷之五

蜀大藏經敘

五燈會元序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攬秀樓文選序

合音序

張元長嘯雲軒文字序

丘毛伯初序

汪閻夫制義序

陽秋館詩賦選序

明德羅先生詩集序

徐司空詩草敘

金竺山房詩序

王生借山齋詩帙序

卷之六

旗亭記題詞

玉合記題詞

牡丹亭記題詞

邯鄲夢記題詞

南柯夢記題詞

紫釵記題詞

溪上落花詩題詞

湯許二會元制義點閱題詞

蕭伯玉制義題詞 芳草詩題詞

卷之七

江西按察司修正衙宇記

代作

顧涇凡小辨軒記 靳永朱康侯行義記

宣城令姜公去思記

青蓮閣記

新建汀州府儒學記

代李太守作

南昌學田記

臨川縣新置學田記

續天妃田記

遂昌縣滅虎祠記

遂昌縣相圃射堂記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

文

目錄 五

卷之八

蘇公睂源新成文昌橋碑

東莞縣晉黃孝子特祠碑

惠州府興寧縣重建尊經閣碑

遂昌縣新作土城碑

麗水縣修築通濟堰碑

送吳侯本如內徵歸宴世儀堂碑

渝水明府夢澤張侯去思碑

臨川縣孫驛丞去思碑

卷之九

爲士大夫喻東粵守令文

爲守令喻東粵士大夫子弟文

續棲賢蓮社求友文

卷之十

文

貴生書院說

明復說

秀才說

卷之十一

戴大宗師孝感頌

有序

縈河公頌

有序

卷之十二

南安孝子譚德武哀辭

有序

費太僕夫人楊氏哀辭

有序

卷之十三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參兼僉憲

澄源龍公墓誌銘

永寧縣知縣靜寰端公墓誌銘

明太中大夫江西右叅政完樸潘公墓誌

銘

文

有明處士潘仲公暨配吳孺人合墓墓誌
銘

處士野亭羅公墓誌銘

卷之十四

明故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丘節母墓表

卷之十五

陰符經解

卷之十六

論輔臣科臣疏

茗堂文集目次 終

文

目錄

八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序

奉別趙汝師先生序

宗伯吳趙公以徵且行一時卿大夫正人在南
者皆喜有言于予者曰趙公世所謂大人也必
爲政予曰子何以知趙公大人也曰江陵相知

文

公者也今兩相其里之密焉者也皆以正言有
逢其怒莫有逢其視守道于今能逆世而立者
必大人嗟夫亦未旣于趙公所以爲大人者矣
公嘗謂予曰吾見所謂人矣其名也偶以出一
言正見一節奇已而起則泯泯然而爲官凡若
此者皆細人也予所不爲爲其官不忍不爲其
事爲其事不忍不爲其人言之莫有聽焉以吾

行可也是故自公起至于今凡三數徙未嘗不言其官或言天下利害不少厭其無細人之心也已而吉水鄒君三出南趙公北公又謂予曰鄒君名則益高矣而國重傷吾之北必且又然矣益高吾名而重累國非吾意也吾意不欲行予俛然歎曰公言及此大人之心君臣之義也雖然公其行矣大人之行于天下也時三代之

法諸侯士大夫世其國家餘子得習其政士無
境外之志至春秋時有之所之不如而可以去
故有異邦有父母之邦參相仕也今一父母之
邦而已未有少不如意而得去之者非其勢亦
非其情古惟如彼其地分其所生人有賢者則
相爲重至于天下一則大矣視士若廣矣其勢
不得不輕古惟如彼其士皆世家相親有賢肯

相爲下而相爲待也今則天下之人矣有政而此不爲則彼爲之矣夫大人者其心常有以自寬誠不拘拘焉以政爲然非政莫爲也後之時亦未遠于今之時也何以言之古惟如彼其封內有士易以見法有讓而士益以見矣後雖有大人急不得而知於其君其知也必且以相非其相則其君之侍人也夫以侍人而知大人宜

不忍爲然則以相其可也今可以相而知之時也若猶不得存其身且可因而存其言言而從卽其身爲之不從雖不忘爲天下之心而我無逆也嗟夫孔子亦大人矣於季桓子而可時也其行於魯之事亦無所信然則孔子固未有行于魯也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不已何也曰吾五十而知天命矣則可以耳順而從心前此

亦未知天命也有不然之音則逆其耳有不可
之形則立其心以此爲不惑蓋人道也旣知天
命則天下之故皆有以然矣曾何足以逆吾耳
而立吾心卽未有所行其道固已行矣如此則
爲其官而名不益行其身而國不傷天之道也
非大人不足以致也嗟夫以趙公之爲大人而
予又遊之久最知然所以望之知命而已天下

事可盡言哉

蕪湖張令公給由北上序

蕪於南都爲輔邑三百里而遙雜障丹陽宣城
池間瀕江湖萑葦菹濕之所蒸田下下勾慈石
蹠之間無富農而魯江上受諸權置都官百越
之商在焉其駟僧多非土人土人以利盡外益
貧獨雄收市租多者然常不能勝外方諸賈人

諸賈人久遠亦不復以土人爲意往往優待之
鄣客爲甚常以其贏通南都貴人土人卽訟常
左賈人益用豪侈衣食盛歌舞藏盜魁其中治
一郡丞防江夫以蕪北盡黃山南盡艾蒿不當
吳一中縣而都官郡丞挾長而三又部諸使者
常受事四方諸賓常數道而集又時時爲都官
丞治客爲此地令豈不難哉古之長人者務農

積衍因而訓之經術禮讓至少所訟名爲大雅
精者至欲清淨自正民至不相往來今何可得
也乃至以往云簿書期會所爲粗者今亦無能
優治焉蕪之爲蕪幾不可理獨湖張君能治之
君試令曲周以能理劇徙蕪君爲人長大美鬚
眉喜笑至御史又多廉威於蕪人與外方諸賈
豪分別其地比徭復教令無訟訟終不以通豪

貴人書失平時爲諸使者都官丞上事無所避
就供張旁午或自占疏牘問外間人士亦復纏
纏如也所治甚粗治之甚精余嘗攝簿南太常
寺事導擇諸果視犧輒廢數日書答爲諸舞人
有所治常如不盡人才乃甚相遠天子可謂能
使人矣張君入計人歌而送之來又歌相迎也
或曰肅皇帝時有張公者名御史大夫起家治

蕪有祠張君父也張君以此益精治蕪蕪人以
此益歌張君異日父子並留祠豈不異與父老
宜善事張君也

壽方麓王先生七十序

蓋予未仕時卽知東南江海之上明經術守先
王之道者方麓王先生一人而已而怪其仕不
顯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未必不可行古之

人於今也故雖大吏不馴者用事朝未嘗無二
三通人長者其中而江陵相又名於王公爲故
雅知然竟以去何也已而知之世所名長者通
人皆非能無欲人也自以爲機曰吾且用大吏
爲天下用夫所謂大吏執政者固天下之機人
也知其如此因而有以用之則相煦而爲大吏
用卒亦未嘗用大吏爲天下用也凡此者皆王

公所不能故以九卿歸終其節得因而著書傳
之後世吾未嘗得見公問之友人王巽父曰公
頓首修項而微偃若不能言蓋恭儉儒者也至
於論天下體勢人物大小之變其中無窮嘗曰
聖人之心盡於經矣經能令人心微而明於
濁清此王公所以不言而辯也頗聞公不愛西
方聖人之書而其子其孫好之達觀氏者吾所

敬愛學西方之道者也吾聞彼東南來誰當有
道者達觀曰必方麓王先生也凡道所不滅者
真王公真人也真則可以合道可以長年蓋食
淡者不渝其恬行敦者不泄其清壽非真人之
所愛而人之所愛於真人也夫天下之生多矣
世所知必不可使壽者害世人也有其人可而
必不可壽者有可以壽者有必不可不壽者可

以壽者鄉里之行科條之材也有必不可壽而
其人可者非真人也世所謂通人長者是也或
壽之而名不全必不可不壽者真人也孝則真
孝忠則真忠和則真和清則真清進而有社稷
之役大爲可恃之臣其次不失爲可信之臣能
則行不能則退而修先王之業紬性命之心入
其通理出其經義傳書其子孫與其人將使後

之學者得以窺瞻廣意爲人焉凡若此人者無
所害於人而有功於人取天下者少與天下者
多人之所不厭而天下之所獨容也王公豈不
其人哉敢言其端從巽父諸君爲先生壽

章本清先生八十壽序

古之人曰得道者壽或曰壽而後可以得道予
頗疑之豈今之人則必有異于古之人耶生而

爲儒不一惟先生之道敖倪胥疏無所志以就
焉而俵俵然稱長老于世者亦旣不少矣則所
云壽而後可以得道者固亦不必然矣雖然壽
者不必得道而常在乎得道得道者不必壽而
常在乎壽子言之一陰一陽之謂道顯諸仁藏
諸用知者見以爲知仁者見以爲仁逮于形容
仁智而分其樂水樂山曰智者以動樂而仁者

以靜壽然則凡有見于道之一者皆有以行其
世而善其躬陰陽之道坎爲水天下之勞卦也
行天下之險阻而不失其信艮爲山天下之止
處也藏天下之險阻而不忘其愛兩者皆根乎
西北而放乎東南其行止也必以際故曰仁知
者合外內之道也吾過南州時從章本清先生
談天人之際而喒然於易觀其生觀其自養殆

所謂樂而壽壽而樂者耶其言淵而溶漣而清
如江如河茫乎其未有涯也其容淡而端毓而
熙如皐如岡敦乎其有象也西山之間東湖之
上有若人焉可謂千載一時矣猝未有知其然
者行年八十而後乃聞于天子以爲吳聘君
復起重以官師之學而弗敢勞亦良之義也時
行而行時止而止離之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

之嗟常以爲合于風人何不日鼓琴之樂也
者以樂而先生不以爲然若曰離過中而晏笑
歌嗟嘆皆非可久之道惟終日乾乾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予然後知有道者之止無所止而有
道者之憂樂非夫人之爲憂樂也禮云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聞志氣
塞乎天地詩云夙夜基命宥密日就月將先生

之志氣其始基之也夫敢以爲先生頌

張洪陽相公七十壽序

代

今上御曆之三十一春王正月之元旬是爲洪陽張老先生誕辰也先是日長至予子婿清江令張汝霖以書來請曰洪陽先生以三立之至爲天下師而其與新建令汪元功其門士也南昌令黃一鶚受知最深茲其辰也欲徵惠于大

人一言以爲壽雖吾師亦以爲微大人一言無
當也予慨然久之夫星紀豫章固天下偉鉅人
之處也予幸以同年爲家入侍經筵出贊卿事
蓋相與雍容穆清觀于進退屈申之故者十五
六年而公乃東湖之上予亦雲門山中往來以
道旨天下事相薦進已而上思舊德卽家起公
入叅大政蓋天下自是覩有道者之業庶幾焉

凡所以爲天下者剛柔而已華亭徐公以柔承
肅祖之威而事治江陵張公以剛扶冲聖之哲
而事亦不可謂不治也剛不可以久懲之者利
用柔曰我將不修華亭之意然而時移勢反權
散而不收法刻而失理蓋敝敝者且十餘年而
公起而視其變曰天下有機耳發其機所謂轉
石決淵千仞之勢不可得而固也雖然政本不

重不可與握機與人主不親無以壽重於是夙
夜匪懈匪躬密勿之事以精意親重於主上而
稍稍收久散之權以議其用自是綱紀法度可
得而爲也至于今天下猶莫能明其意而徒察
其功功之顯峻融微者有二 之爲中國患
也蓋與 肅皇帝相終始楊粵之間不足爲也
往歲遂大舉屬之高句麗以窺遼夫東北者天

地終始之際遼金元之興皆在焉宋惟不度而
與和親從混同而西則神京在矣在事者曰無
勛而姑與爲親雖予在田間撫手而嘆何主計
之失詳也已而我張公確乎任戰曰高麗且亡
上者不如取之不能取則救之可以有存亡之
恩而遠之患於是命將度遼萬里宿重師
高麗之東偏戰鯨鯢裨海之上天子倚焉高麗

奮而寇不中于遼上無東顧之憂者公之功也
是時太子長仁膺聞于天下上愛之久矣而十
餘年中稍有誣上行私以爲他日利者中外熒
惑幾不可測而公屹然其容動以上旨所在鎮
朝士之心絕私家之意蓋至于今而我皇上
所屬以大事者必太子也此其功在天下萬世
至巍且遠然而不然者因以衆危公幸上明聖

公得寬然賜歸東湖之上書不云乎天壽平格
危者有其安者也易而知儉簡而知阻天地所
以久長也夫世亦何足以盡我公之用乎初江
陵之勿用公也龍而潛起而見大人于田則有
二大功之利已而夕惕厲乾乾之間其有難爲
者乎茲其或躍時也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惟公
休然乘之天下知其非離羣而爲邪恬如也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凝如也公益深于用易者
治道德語陰符至精其言曰天與善人常以慈
衛之又曰絕利一原用師十倍蓋公所謂機者
不盡用于世而還之其身兵兇無所施其利火
木無所施其克然則公之自壽也必頓首曰
天子之賜士大夫壽公者必加額曰社稷之報
而吾以爲道德之爲也夫道德之爲人壽也保

衡周公豈不在亢危之後哉于是二三子以予
言爲然報曰夫三立者固以立德太上且公危
而天下安天下安而公亦得安然爲道此亦國
家之福也遂拜手而鋪之以爲壽

李敬齋先生七十序

富可壽乎富有萬鍾于世無一飯之澤其壽何
爲也貴可壽乎貴爲卿相于世無一言之教壽

何爲也孔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至于蔬食飲
水在陳蔡藜藿不慘數日不舉火亦可謂貧且
賤矣其言三知者樂仁者壽固亦有取乎樂且
壽也而壽至七十曰吾從心所欲不踰距矣當
其致嘆乎年數之不可得曰假我數年五十以
學易亦可以無太過夫所望以不得者得五十
而可而乃天幸至七十得以不知者君子之樂

且壽宜何如然且憤然而慨曰甚矣至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然則其所志學豈止七十其身之不踰距而足哉蓋將有所行于天下在易之觀上九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言其志非所以觀九五之生而已世有孔子之年而無周公之夢誰富且貴何如哉予友吉水李先生爲臨川學官徙教上高其人蓋有志于仁者顏其

齋居以敬而強恕自號孔子教仲弓以仁如此
儒者曰以敬恕爲仁坤道也其告顏子以一日
克復爲乾道蓋其說出于易乾曰剛健中正坤
曰直方大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恕者絜矩而行
有義方之象先生始學于易之坤道乎第非乾
知中正發覺流望敬義亦無從而立先生之邦
與其家皆世仁體之學必有以合乎此也先生

處貧賤而不憂清羸淡食而無所苦至于今強
學好禮不倦教訓鼓舞不廢樂且壽其亦近之
乎乃有進乎此者先生當孔子之年而有周公
之夢否誠不可知竊意其志止于仁上高臨汝
之徒而止哉得其徒而爲之不若其子爲之此
人情也仁莫盛于堯舜壽莫古于堯舜然而堯
以道傳之舜舜傳之禹至孔子而僅乃傳之其

徒孟軻皆不得而授其子聖人而非人情也則
可其猶人之情耶則亦豈能無介然也哉一家
之學何以異此先生有子曰宜從予遊動止言
笑能不以貧賤富貴爲向而常以不得仕養其
父母聞聖人之道爲憂年少而已舉于鄉矣極
其所志先生所欲夢見于天下而未平者意在
斯與吾謂樂且壽有進焉者歌而屬之酒歌曰

蒙山之峰可以包蒙凌江之陂可以由願翹玄
根於李老咏幽蘭於孔尼揖青衿而進酒動官
牆而賦詩止輕嗽兮明漿潤清醴兮素芝臨上
高而久視望長安兮綵衣安且吉兮上壽寶虛
明兮庶幾

壽趙仲一母太夫人八十二歲序

有歌

春秋時介之推從晉公子十九年歸而爵不及

焉有懟言矣母曰盍語諸介子曰身隱矣焉用
文之母曰如此吾與子偕隱漢范滂博爲使者
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心及患辭其母母曰汝得
與李固杜喬齊名何恨予讀書至此未嘗不喟
然流嘆爲人子爲人臣遭遇于世何其嶄絕蹊
蹕一至于斯也方晉公子西歸濟河雖其舅氏
犯猶中流而邀其君以備患而固利况乎趙盾

而下諸人其爲介子所羞不欲與比朝而爭祿
明矣雖然爲人臣者羞其臣不可以懟其君勞
而聽君之察君察而次諸朝相與光輔大業以
祿吾親留竹帛之名固亦無高于綿上也而必
以懟此亦人臣之大戒也漢季黨事起紀綱叢
絕公正流離涼雖有意乎澄清不可得而清也
患苦備矣猶欲與善善同其清抗厲首陽之義

天下悲而壯之雖然苟吾一身慷慨爲天下致命顯節其亦何嫌獨如白頭老人何若此者亦爲人子之大戒也吾友真寧趙君邦清爲人長巨鬚好氣高厲激發自喜宛如范孟博之爲人而殆甚當爲滕公有功德于滕請寄不通苞匭不爲豪右所疾幸乃入爲吏部郎則急發其曹偶豪吏駐至數十萬執政疑而畏之時南北黨

事且起公竟爲觝角擠落以去雖去而天下皆知趙君關西男子其才具氣決有異略當爲

天子信臣

天子亦雅知君君亦感愴至伏闕

流涕不忍去而國家制非出上意不可測而事起重臣雖有所忌竄逐終不能遂窮其威趙君之幸乃不爲旁別其大人狀而得歸長河山之陽草豈種汶以奉太夫人膏肓衰羸而相勉俞

良幸矣時而讀書撫琴愜然君臣之際不及于
懃雖廢常冀復用數與我期將東出武關迎懷
湘會我漢沔之上而余以家親皆八十有六不
能西君亦且以書來母夫人歲以三月三日上
壽今八十二矣固不能東出關明庶風至願聞
子之歌聲也嘻子綏至與其母爲綿上之操而
趙君得從大夫人歲相浣濯爲家園之遊此又

臣子之大幸也君其進太夫人酒吾爲子歌歌
曰崆峒王母留金方金氣騰翔精且剛吹鑪躍
冶成干將天水淬之流其光夫容始華溢金塘
如蛇吐鄜龍奮湟華陰土拭琉璃裝佩指扶搖
行帝閭鮮飴可持不可當數擊恐折羣曉傍夜
吼歸飛天莽蒼寶而候之臨玉房捉刀刈禾割
豕羊壽母夫人垂北堂三月三日辰吉良金母

之生逢會昌君辰應律春日陽桃李雨水河泉
香文暈拂眉玄燕踏瓊沙委輪雲蓋翔顧首戴
勝嬉萸葉子婦諸孫從樂康寧河聖水清且長
執蘭太清迎百祥雲盤霧縠帷連綰蓮尊遙陳
藉若芳撫琴吹幽愉佩裳瑤池百拜飛羽觴慈
顏笑謳懽未央水心之劍貽 君王

賀馬母王恭人六十壽序

有歌

文

一卷

三

南陽之新野國海內重邑也。鑿周楚跨荆豫自
漢中興氣邑滋大。遂以名都張衡所爲賦。南部
敘其山川風物。顯偉幽麗。而昭烈武侯因焉。蓋
千唐建中世家爲盛。向後未能數數然也。而觀
察在田馬公寔起新野公子時良廷。試第二人
官翰林編修。仲良亦以進士高等主司農事。兄
弟比肩接爲而登朝。天下莫不豔之。湯子曰。國

也漢鄧高密仲華依附日月開國承家而唐吏
氏休簡翰學工傳皆不異對風土秀厚有固然
者獨其友人丘毛伯謂予時良先仲良對南宮
式念母夫人甚愴然久之曰吾兄弟依依太夫
人所言笑飲啖起處未嘗一日不俱兄先貴而
弟後太夫人雖懽何能不幾微介然於吾弟耶
歸同侍太夫人三年而以來幸乃偕南宮以第

太夫人不恢然無憾乎則歸而左右太夫人玉
顏之晬溫太夫人副褱而臨之嫻如箴如璋如
圭如歌白華而笙南陔濇中黃而繁鼓玉者三
年一日矣而後乃以仲良偕計取上第則又所
爲如取如携者太夫人乃始恢然而嘆曰先大
夫含笑于九京矣已伯仲肅書迎養太夫人太
夫人征而以意示伯仲若曰凡臣子勉身事君

蓋亦以爲親也夫奉母氏乘輕軒遠覽王畿近
周家園此言人閒居之志而豈爲是乎若兄弟
何以爲母上德汝先大夫歷官中外凡六四
治民而再治兵雞鳴而朝出以朝其屬吾未嘗
不贊以恭日出眡事吾未嘗不贊以勤退食而
委蛇吾未嘗不贊以儉恭而儉以勤無獲罪于
上下以久其祿而吾與焉施于子之兄弟尚迪

有祿而吾幸復與焉昔聞之襄陽馬氏兄弟並
有才氣遭仕非時不盡其用子兄弟幸際熙朝
顯融休懿於是乎在可不勝與非恭莫以存其
位非勤莫以旣其官非儉莫以固其節三者可
以事君可以成身可以養親而長年吾且如百
室奉先大夫衣冠蘋藻而給矣伯仲奉教惟謹
太史日以其間請先則之同異志方訓之好惡

爲異對揆錄地而仲且以都官覲關政于許紇
已惠商人等之語曰許可旅馬仲子之煦許可
程馬仲子之清則伯仲所爲敬其身以成慈也
慈敬之至天地應焉會太夫人以良月開七袞
壽而太史得以詔使司農以代並還里爲太夫
人進萬年之觴而馳示不佞某曰子善子丘生
知子之能言也予惟長年之道通乎三極恭儉

而勤慈以敬人道盛矣分野三河角亢壽星也
中爲進賢爲鼎柱爲威角攝提則伯仲之象也
太夫人得天矣邑左泚而右清泚比也于先大
夫爲婉德清育也于伯仲爲毓材太夫人有地
道焉受函三之粹精處樂都之麗康而眉壽連
姻爲國母師者此太夫人所自有而能言者所
其徵也予恨遠不獲三千里從伯仲後挹西河

神姥泉夢辭而雀躍以言言之不足揮而爲歌
亦太夫人所樂聞也歌曰望楚山兮三漢澤出
曲隈兮三文臨叶禎圖兮宜鄧陰盛淑則兮流
徽音千年有餘氣猶震昔者王后今夫人王母
戴勝乘青雲真氣淑景相輪菌扶風君子憲四
方育兩奇男時仲良夫人親持帝女乘其上乃
有駕雛翔我閭南陽稱樂都崑崙闔屋無以逾

華薌渙臯香稻魚芍藥之醬百和俱宣城酒清
如漢波蘭堂載笑慈顏和兄弟遁代登南歌瑤
池千秋客詎多